

广州数十闻臭师给各种臭气定罪



闻臭师在示范闻臭过程

闻臭师在采集臭气

定期追缉城市恶臭

隔壁川菜馆刺鼻的油烟味又“杀”过来了,家住广州的张阿姨忍了多日终于忍无可忍,拿起电话投诉到了环保局。没过几天,来了两个人,每人拎着一个红色的箱子,跟化妆师似的。他们站在门口跟张阿姨解释,他们是环境监测站的,接到了张阿姨的投诉,专门赶来取些样品拿回去闻。

这下张阿姨可犯嘀咕了:取样气回去闻?拎着箱子的工作人员赶紧解释说:他们主要是闻这家川菜馆排放出来的油烟味道是不是超标。当然,超没超标得他们的闻臭师说了算。他们的闻臭师呀,就是专门闻味道的。

这个听着稀罕。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家川菜馆的油烟味道果然没那么大了。张阿姨了解到,原来是环境监测站的闻臭师们闻出来川菜馆的油烟味道超标,责令他们加装了一些设备。

原来,这些闻臭师还真的就跟法官似的,闻一闻就可以给臭气的排放主体定罪了。这些跟臭气打交道的人,就跟法

官职业似的,还有个专门的称谓,叫做闻臭师,也叫嗅辨员。

放着先进设备不用,偏要用人来测试臭味,究竟是为了什么?据专家解释,仪器、设备一般只能测量出单一气体的浓度,综合性异味的浓度往往就无法判断了。“如果有市民反映某地区某企业有臭味排放,但仪器测量结果是有害气体未超标,而且仪器不能参考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人嗅辨的方法进行测试,最后判定臭味是否超标。”

闻臭师除了定期闻广州市的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气体味道外,平时还要处理市民投诉。

看来,这些“鼻子”的作用还真不可小觑。臭不臭全由“鼻子”说了算,这些人的鼻子是不是比普通人的鼻子灵敏许多?整天跟“臭气”打交道,闻臭师就不担心身体被臭气熏坏吗?会不会被染得满身“臭气”从而影响周围人的生活?记者找到了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几位“鼻子”,来探个究竟。

“案发现场”收集恶臭

目前,广州的环境监测系统

内共有近50名持证上岗的闻臭师(也称“嗅辨员”)。他们一旦有市民投诉闻到异味,这些“鼻子”们就要出动,为了要给恶臭定罪,闻臭师首先要到恶臭的“案发现场”,把最臭时分的最臭气体样品收集起来。

周志军工程师曾在市监测站做了五年闻臭师,他告诉记者,只要是让人感觉不愉快的味道,或者说跟正常空气不一样的味道,都在闻臭师的管辖范围内。他告诉记者,他做闻臭师的五年里,处理得最多的投诉,都是针对餐饮业、食品加工厂、香精香料生产企业的。

2005年,周志军曾经和同事们处理过一起酱油厂的投诉。当时市郊一家酱油厂犯了众怒:每当这家酱油厂进行到某个生产工序时,又恰好有风吹过,浓烈的酱油味让住在附近的居民忍无可忍,后来这家酱油厂就被投诉到环保部门。于是,周志军就成了备受酱油“熏陶”的居民们的“代理人”。“其实,平时家里炒菜,你会觉得酱油的味道还挺香的,但长时间闻着酱油味,可能就让人感觉不舒服了。这种让市民感觉不舒服的味道,就是我们要监测的恶臭。”周

工程师说。

带着工具箱来到现场后,周志军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酱油厂的生产过程、使用的工艺以及气体排放情况等。为了准确把握情况,他们还要到投诉业主的家里亲自感受一下。把这些情况都掌握清楚了,才能制定臭气采样方案。

收集恶臭一蹲就半天

方案确定后,工作人员们来到了这家酱油厂的边界点,在下风口待命。一股风吹来,当确定这股味道是待命这段时间里最臭的气体时,工作人员将事先准备好真空瓶取出来,拔开瓶盖,臭气就被尽收瓶底。但为了取样准确,就这一瓶气还不行,他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下一股恶臭出现。每次采样,最少要采到3~4瓶气体样本,全程一般要6~8个小时才能完成。

把样气取回来一闻,这家酱油厂最终被闻臭师们判定臭味超标。周志军将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以后,这家酱油厂被责令整改。但一段时间以后,关于这家酱油厂的投诉又来到桌面上,再次出动,原来是他们的整改没达标,不能让周围居民满意。这次,酱油厂被责令搬迁,这时轮到闻臭师喊冤了:“明明是我酱油厂在先,住宅楼在后,以前我们这样就行,现在怎么就要搬迁了呢?”周志军说:“工业区和住宅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现在这里变成了住宅区,那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讲,这家酱油厂只能因为‘臭味超标’搬迁了。”

据王站长介绍,由于目前能够完成恶臭程度监测的单位并不多,广州市环境监测站的鼻子们还经常被邀请到其他地区做“法官”。

数十“鼻子”随时候命

今年五一节前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见到了环境监测站的王宇骏副站长和卓卓尔副主任,听他们讲述“鼻子们”的故事。

王宇骏告诉记者,目前广州市环境监测站已有30多个“鼻子”拿到了上岗资格证,可以为臭气定罪。

“鼻子”们除了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每个季度对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的臭味浓度进行检测外,还要负责处理市民投诉。

据了解,2009年以来,市环境监测站的“鼻子”们已经“审理”了十几起臭味投诉。闻臭师们的权力可大着呢,可以对工厂、企业,也可以对公厕、河道、餐饮单位等某一个固定场所散发的臭味进行鉴定。遇到市民投诉周围的生活环境里有异味气体,“鼻子”们就要出动了。

闻臭结果具法律效力

黄卓尔告诉记者,“闻臭”后,闻臭师要根据稀释倍数以及测算公式,换算出臭气浓度。这份结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的报告,会涉及执法、仲裁,因此,必须做到客观公正。”王站长告诉记者。环保局再根据这份结果来判断被投诉的工厂、单位是否臭味超标,是否需要整改。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闻臭师工作的必要性”,黄工程师告诉记者。因为闻臭师只测周围空气的味道是不是令居住者感到舒适,这个舒适度,也只能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说了算,从这个角度出发,仪器以及比人的嗅觉灵敏许多的其他动物的感觉,当然不用考虑。 据《信息时报》

新闻链接

闻臭师不需鼻子特别灵

闻臭师一般可在18到45岁之间,男女均可,不能喝酒、无嗅觉疾病,需要通过嗅觉考试。

记者还了解到,闻臭师的工作虽然要求高,但并不需要鼻子特别灵。“听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为我们的嗅觉超常,其实我们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鼻子来闻的。在嗅觉测试选闻臭师的时候,要经过标准嗅觉测定,你嗅觉不够灵敏或者超常灵敏都不可以。超常灵敏,对于那些被监测的对象来说,别人没有闻到你闻到了,人家不算污染。”一位闻臭师告诉记者。

各国闻臭师“嗜好”不同

美国的闻臭师每天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闻他人身体散发出的异味,为人体体味研究实验提供详细的资料。

荷兰闻臭师分布在工业区及居民区边缘的小屋,不时将头伸出窗外,嗅闻空气中是否有令人讨厌的气味,以便及时控制大气污染。

日本闻臭师专门闻公厕臭味,一旦臭味超标,就责成厕所管理人员限时除臭。东京环保当局招募的闻臭师在地铁、车站、公厕等发现异味,可立即向环保当局报告,以责成专人限时除臭。

同一所学校两高中女生先后自杀

5月2日,浙江省乐清上班族论坛,一名网友发帖,询问虹桥镇上,是否有一所中学,发生“女生自杀”事件。

诸多网友接连跟帖,各种版本说法不断更新,接踵而来的坊间传言,已然淹没了虹桥这个小镇。

两起自杀事件,都发生在星期五晚上;她们都是以服毒方式,结束了年轻生命;她们来自同一所中学;她们都是二胎,亲生父母有公职,所以交给别人抚养……诸多貌似离奇的巧合,不仅让人产生联想……

【调查】

两名女高中生先后自杀

事件的焦点,很快指向虹桥中学分校(下称虹中分校)。位于虹桥镇河洪村的虹中分校,民办性质,在校生1500多人。

5月4日晚上7点多,学校内不少教室亮着灯,但大门紧闭,人员只能通过传达室的小门进出。门卫说,校方负责人都不在。

记者电话联系了校长陈士闪,对于两名女生自杀事件,他没有直接否认,称相关情况已上报教育部门,其他情况拒绝

采访。一名请假外出的男生说,这件事同学们大多知晓,校内已传得沸沸扬扬。

记者5日辗转看到学校上报给教育部门的材料。

第一名自杀的女孩子名叫小珂(化名),18岁,高二(2)班学生。3月27日(星期五),周末放假回家后,小珂于当晚10点左右,在家中服毒自杀。

晚上12点左右,家长发现情况后,立即送她到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星期六上午死亡。她手上还有刀割痕迹。

从学校了解的情况看,小珂性格开朗,与同学相处不错,但成绩一直不太好。此前,她离家出走过一次,独自前往上海,后被家人找回。

另一名女孩叫小燕(化名),也是18岁,该校高二(1)班(重点班)学生。

4月17日(星期五)晚上,小燕在家中喝农药自杀,直到第二天中午,家人才发现。

小燕性格内向,做事认真,她也出现过一些疑似心理问题,比如入学军训时,有同学说她有点胖,她便开始吃减肥药,后来出现过一些精神恍惚症状,曾深夜独自骑自行车外出,后被家长在路边找回。

校方否认“集体自杀圈”

同一所中学,同一年级,两名女生先后在家中服毒,此事引起了诸多猜测。

坊间传言,小珂是被收养的孩子,在她的交友圈中,有一群家庭情况类似的同学。小燕服毒,很可能受到他人影响。

陈士闪说,“集体自杀”这样的传言,可能缘于学校事后的

调查。“小珂在家中电脑上,留下了12个要好同学的名字,希望这些同学能送她最后一程。”

学校对这12名学生进行了心理排查,发现其中两人,有类似的自杀倾向。

学校召集相关家长座谈,这两位学生,由家长带离寻求心理咨询和辅导,并办理了转学手续。“其实其他学生都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是有口难辩。”陈士闪说。

然而,小燕的死,让事情再起波澜。教育部门要求学校,立即弄清两起事件有无关联。

“经我们了解,两人生前并无交往。”陈士闪说。

自杀为报复亲生父母?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另一种说法开始盛行,称小珂和小燕之所以自杀,和她们被寄养不无关系。

学校从小珂生前好友处了解到,小珂一直和养父母生活,她觉得被亲生父母抛弃,有报复心理。

小珂在电脑上,曾留下了诸如“我的死亡,就是要让亲生父母后悔一辈子”这样的话。另外,小燕短讯见前,也在家中电脑上留下一些字句。“她说自己做人比较为难。”陈士闪说。

在小燕出事时,她的亲生父母到学校来过几次,想带小燕走。

【反思】

寄养缘于“重男轻女”

温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透露,寄

养问题的根源,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在温州,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生个男孩。如果第二胎生了女孩,为了腾出生育指标,便会考虑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寄养。

乐清计生局政策法规处人员介绍,其实“超生”问题,对于公职人员影响很大,不管什么时候发现了,都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属公职人员的,一律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正是由于这些“紧箍咒”,造成了寄养问题,很容易纠结堆积,亲生父母在“认与不认”之间,孩子成了最无辜的对象,甚至造成类似小珂这样,A家生了人,户口挂到B家,却又在养父母C家生活,这样复杂的局面。

面对脆弱我们能做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陈士闪解释,小珂自杀一事发生后,他们立即对学生心理问题加以关注,原先学校只有一个心理辅导老师,后来增加到了3个,“没想到不幸再次发生,我们也很困惑。”

在陈士闪看来,这两起事件和寄养问题,多少都有关系,而类似的问题,学校无法解决。陈士闪说,很多被寄养的孩子,性格看似开朗,其实长期压抑,有些比较自卑,甚至有些自闭,这种情况容易促使他们做出极端的行。

乐清市教育局学生工作科周信介绍,近两年来,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明显多发,原因可能主要来自学习压力和家庭环境。学生心理脆弱,应该及时

加以关注。学校要加强日常观察,定期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加强对学生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加强学校通过多种形式与学生家长进行联系与沟通,保证学生健康成长。

对于家庭情况复杂的学生,更要加强沟通,多方面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疏导他们极端的想法。

【女孩】

一个早知道自己被寄养

被寄养为何一朝突然激化,让两名花季少女选择绝路?记者了解到,小珂的户口,挂靠在乐清乐成镇一户姓金的人家,相关信息显示,户主金某今年已70岁,其妻董某今年65岁。

记者在乐成镇水深村,找到了这户姓金的人家。

董某说,前段时间有人找上门来,要注销小珂的户口,他们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去了。

“她四五岁的时候,说要寄养到我们家,户口也落在这里。”董某说,据说孩子的父母是城里人,都有工作单位,有个大女儿,小珂是二胎。

“她的亲生父母,每个月来一两次,每次都带很多东西过来,还会留下1000多元生活费。每次他们要走了,小珂就哭得厉害。”董某说。

金某说,后来小珂的亲生父母,给孩子找了一户更好的人家,“听说住虹桥镇上的,后来一直养在那里。不过,户口一直没迁过去。”后来小珂到的寄养家庭,

男方是做生意的,女方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夫妻俩有个儿子,“具体相处得怎么样,不太清楚,但他们对小珂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

一个刚见过亲生父母

5日中午,记者找到了小燕的养父母家。

小燕的养父母,开了一家液化气店,周围邻居说,他家经济条件不错,对小燕也很好,“经常看到他们父女俩,挽着手在街上散步。”

说起小燕,养父胡某先流泪,“她出生42天,就被人扔在我家门外。我对这个养女,比两个亲生儿子还好,这么多年,没骂过她一次。”

胡某说,他们从来没有跟小燕提过寄养的事情,“前段时间,小燕回来说,学校有个女生可能因为寄养的问题自杀了,我还跟她说,不管亲生父母还是养父母,只要对你好,都不应该让他们伤心。”

胡某依稀记得,小燕自杀那天,放学回家时还挺高兴的,没有任何异常。

在胡某看来,小燕的死让他无法理解。他能想到的唯一“疑点”,就是前不久,小燕的亲生父母再次出现了。

“小燕出殡那天,她的亲生父亲过来了。听说他们去学校找过小燕,当时准备相认,但后来考虑到孩子还在上学和其他一些问题,就准备再等等。”胡某说。

至于小燕亲生父母的情况,陈士闪说,只知道他们在城里工作,经济条件不错,还有两个孩子。 据《今日早报》